

福源興煙廠

La Alejandria Cigarette Factory

Cable Address
"Alejandria" Manila
Tel. 48582

Office and Factory
543-549 Magdalena
Manila, P. I.

Codes Used
A. B. C. 5th Edition
BENTLEY'S

撈亞例漢里亞 La
Alejandria 紙烟在
本島銷售經有五十
餘年之久堪算是在
僑界中第一老招牌
因爲創造原料完全
是採取上等烟葉氣
味清純於飯餘茶後
都很合衛生無論中
國外人羣相贊
美近新造的梅那梅
那 Buena-Buena 及
手捲的馬興興 Ma
hinh 其氣味也極
可口列位先生要吃
中國人自製的紙烟
請買幾包試之包管
汝很滿意

主人顏武煌啟
天賜

遂記烟棧

Juan Luna 815-819. Manila, P. I.
Tel. 49329.

本主人親赴各
地選辦頂上好
烟葉以應顧客
之需求倘蒙
惠顧無任歡迎
之至如各處有
貨委售者本主
人更當鼎力照
呼以副
諸君之雅愛也
此佈

三十年來中國軍事談



何君原籍福建興化，中西學問，造詣甚深，通數國文字，長於經濟與政治學，素爲
閩侯嚴又陵林宗孟所器重。早年入政界，以宦途龐雜，不願久滯，主筆政於京滬中外
各報，凡十餘年。癸亥因政變被囚長沙，幾瀕於危，脫險後走南洋，至馬里刺，受公理報
聘爲編輯，旋自辦中英合璧南方雜誌。茲應本校斯篇徵文，故略述其經過小史焉。

編者附誌

何弗喪

華僑中西學校出世三十年，校長顏文初先生爲之
稱觴祝嘏，特刊紀念史，以此題責予爲文。抽繹題義，祇許
談三十年來的中國軍事，則是三十年以前者，不必旁涉，
三十年以後者，無須推論，稍不經意，便逾範圍。予思與其
七零八落，胡說幾句，不如直交白卷，尤較那名落不中的
孫山，省力許多，所以經月遲不下筆。轉念平日交誼，禮重
酬酢，無已惟有勉強應命，學星相家唱那曲『憑命批評
』的老調，將此『三十年中國軍事』所經過的情形，作
一簡單楔子，自知不免疏漏，惟願閱者曲諒。

予非政治家，亦非軍學專家，惟二十年來，出入中外

三十年來中國軍事談

報界，遍遊南北各省，平日對於新舊軍事，耳濡目染，頗有
聞見。茲以學者之眼光，就閱歷之所得，觀歷史之陳迹，察
時勢之變遷，分別立言，綜其綱要，別爲四期：

- (一) 覺悟期 由丁酉（光緒二十三年）至辛丑
（光緒二十七年）
- (二) 變化期 由辛丑至辛亥（宣統三年）
- (三) 擾亂期 由辛亥至民國十五年
- (四) 南北戰爭期 由民國十五年至現在

予未敘述本題之先，欲請讀者一思此軍事之精神何托？
其強弱盛衰之原因何在？吾國歷史上之軍事，有何變化？

今後國民應作何預備？將來對於國家軍事，當能有何貢獻？將此數問題，約略研究，則不至空費其實貴之光陰，徒評吾文優劣而已。

語云『懲前可以毖後，考古即可以證今。』滿人彎弓盤馬，大刀橫腰，當其入關之初，威武顯赫，聲勢鴟張，橫行中國，如入無人之境。然數傳之後，勝國雄風，降為窮弩之末，至道光而一變，至咸同而又一變，光緒中三變四變，至於萎靡不振，踣蹶不能自立者何哉？

蓋滿洲之強，強於部落競爭侵奪之日，滿洲之弱，弱於一統中國平治之後，其前之武功有足誇，其後之軍事不屑道，前因後果，不難分明。

競爭為進化之母，孟子所謂『國無外患者國恆亡』，俗諺亦嘗謂『坐則等睡來，臥則等病來』，『吃食懶黃病，磨煉出英雄』，故窺人凍餒，體力恆強健，富家溫飽，身神多羸弱。歐洲諸國，疆宇大者或比我一省，小者有若我一郡，而皆民壯兵強，以武力陵轢他洲。夫其所以然者，皆由疆界交連，國境相接，不得不互競武力，爭為雄長也。故其民盡獷悍堅毅，若我中國得有天然山海之幘幪，以

閉關自守為足，北雖有區區跳梁部落，不思澈底征服，猶築長城以防之，侈然以上國自詡，一旦門戶開，潮流入，強弱相形之下，而勝敗之數分矣。

割據尚武，太平尚文，此我國歷代之通弊也。彼得天下者，鑒於武功之得，亦患於武功之失，往往乘人心厭亂之際，以偃武修文為籠絡愚弱人民之計，而其結果，反以累己，統觀前代比比皆然。

當戰國之世，游俠之士，散處閭閻，重氣節，輕生死，扶危困，排難解紛，人驚於武力，士競於尚義，睚眦失歡，挺身而鬪，杯酒失意，白刃相仇。苟國權之被侵，雖流漂杵之血，枯萬人之骨，亦所不恤。國無恆怯之兵，民具雄摯之性，故中國軍事之榮光，無如戰國時代也。及秦滅六國，愚黔首，聚兵咸陽，銷鋒鑄鐻，國民之尚武風骨，斷喪殆盡。漢重黃老，清淨寂滅，崇尚無為。晉尚清談，裙屐風流，侈為風雅。隋唐改行科舉，儒者益復鄙夷武事。宋人文弱無用，久有宋鼻涕之稱。明代治佛老清談科舉於一爐，豪俠之餘風，自是斬絕。嗚呼，習於晏安，終為鴟毒，舉中國之人，鬼聲鬼影，情同荒塚閻閻，絕無生人氣概，遂使江山無界，禹甸腥膻。

(一) 覺悟期 由丁酉（光緒二十三年）至辛丑（光緒二十七年）

前此三十年，實為清光緒丁酉年，（光緒二十三年）自丁酉自辛丑（光緒二十七年）凡四年，別之曰覺悟期。

其前三年為甲午，即中國與日本開戰之年，其後三年為庚子，即義和團作亂，八國聯軍蹂躪京津之年。甲午之役，基於朝鮮之內亂，庚子之辱，因由戊戌之政變。因有甲午之役，而中國國防之假面具盡剝，列國對待中國，頓取侵略步驟。因有庚子之辱，而中國之門戶洞開，藩籬盡撤，四百兆人民，自是喘息呻吟於列國鐵騎蹄下，朝野感受侮慢訕笑之刺激，始憬然有所覺悟。於是言維新，談軍國，遣派學生，出洋留學，開設武備學堂，悉於此時期動其機。

是期中軍事上之角色人物，漢人為袁世凱張之洞劉坤一，滿人為慈禧太后，光緒帝，榮祿，為滿漢人之靈魂者，則合肥李鴻章也。欲明當日軍事藩變遞嬗之情勢，當先略述清代軍制之沿革。

前清軍制分新舊兩種，舊軍制之有定額者，曰經濟兵，無定額者曰非經濟兵。經濟兵有二，曰八旗經濟兵，曰請進談本題。

綠營經濟兵。八旗爲滿清未入關以前之兵制，軍旗分爲八色，故曰八旗。入關以後，有蒙古漢軍之降附者，別置蒙古八旗，漢軍八旗以羈縻之，色與滿同，合滿蒙漢而爲二十四旗，有禁旅駐防之別，禁旅守衛京師，駐防分駐各省。綠營之制，沿自明朝，皆由漢人充選，分馬兵步兵守兵三等，隸於各省之提督總兵，共有兵額五十餘萬。惟八旗綠營，均窳廢無用，其戰術器械，完全爲歐洲中世紀式，且腐敗因循，達於極點。無論其不能當列強攻城滅國之勁旅，即遇洪秀全烏合之衆，輒見披靡。曾國藩深知營兵不足恃，始練鄉團以代之，即非經濟兵也。非經濟兵亦有二：曰練軍，曰勇營。練軍抽選自旗營之壯丁，別予優餉，直隸、閩、先後奏辦，行之十數年，竟無成效。勇營改創自鄉團，分營、哨、額、旗四等制，有水師陸軍之別，規律嚴，操防勤，餉稍厚，遠優於八旗綠營。太平天國滅後，勇營之湘軍，名震全國，此一時也。湘軍之組織，雖較優於太平，然太平所用之兵器戰具，多有由廣東購自西洋，實有優於湘軍者。曾國藩擲勇營百萬頭顱於大江南北，而不能計日以平太平者，職是故也。李鴻章深知湘勇之缺點，因利用英人戈登

氏以教練常勝軍，授以外國軍式號令，步伐齊整，形容壯觀，江左濱海諸城，粵捻始終不能取勝，而金陵之得下者，直接間接，常勝軍實與有力焉。因常勝軍之無敵，淮軍刻意取法摹倣，代湘軍而興者，即李鴻章之淮軍，此又一時也。甲午之役，湘勇淮軍，連戰連敗於鳳凰城，蓋平金州，聲名掃地，丁酉之後，湘淮二軍，已同岷嶺之夕陽，漸歸寂沒。袁世凱、張之洞、劉坤一，適逢其會，起而樹練新兵之鮮明旗幟，取代湘淮軍之地位，此又一時也。光緒二十一年冬，袁世凱統胡燏棻所訓練之十營定武軍，加募足七千人，在距天津七十里之小站（即新豐鎮）駐紮教練，爲後日北洋新軍之基礎。張之洞於馬關和約之後，由兩江調任兩湖，下車伊始，即着手開設武備學堂，募練新軍，聘德國軍官佛蘭克海氏教授，（氏至湖北十閱月，即能操國語，與張之洞對答如流，意見亦甚相合，既盟爲兄弟，氏對於新軍，極能盡心規劃，歐戰起時，德皇以氏能操華語，欲命爲駐華公使，爲興登堡將軍力阻，乃改任爲陸部參謀長，）爲後湖北常備軍之基礎。劉坤一繼張之洞爲兩江總督，擴充張在任時所練自強軍之規模，爲後江南四協

新軍成績之基礎。

戈登臨行再三告李鴻章曰：『中國兵士善戰，可爲世界第一等軍隊，須求良將將之。』又曰：『陸軍不整頓，海軍終無根據。』李深是之，嘗以其言入奏。甲午敗後，遼東要隘，相繼失守，執政者始悟戈登之言，益知新兵訓練之不可緩。迨李鴻章聘俄歸國，嘗以各國野心方熾，國家將見多故爲言。維新諸子又紛紛提倡變法圖強，於是光緒銳意維新，乃有戊戌之政變。

當李鴻章聘俄時，俄皇嘗密語李曰：『以堂堂中國，林林總總之民，胡因一敗而讓日本？』李曰：『否，我黃帝子孫，散居亞洲大陸，洋海島嶼者，所在皆是，日本亦我祖先之裔，是吾中國之弟也，以兄勝弟不爲武，不勝亦不爲辱。』俄皇此時，方有志遠東，李相知其誦，故以中日同種之關係，作其當頭棒也。德相俾斯麥聞李之言，喟然嘆曰：『舉吾全歐人，無李鴻章此等智識，膽量，觀李而知其他之中國人，誰謂中國其易欺乎？（見千八百九十六年十一月份德國“Rheinisch-Westfälische Zeitung”）---

November, XCI, Old Edition, 372 雜誌）他日李晤

俾斯麥，握手歡若平生，談論歐洲趨勢，德相譬說曰：『吾鄉有一人，（指俄國）不得志於鄉里，乃走至天之涯，地之角，見金星老人，（指中國）有仙菓園二，（指滿蒙）越牆偷食其菓，味甘而美，因思佔據焉，適南極老人方晝寢，（時中國正是睡獅不醒）乃得恣其所欲。』李相不俟德相畢其說，莞爾而答曰：『吾知相君言意所在矣，若歐羅巴人之大病，即在恃強權陵人，非獨俄國然，諸富強國亦然，即相君與貴國又何獨不然？吾國之大病在愛和平，國人遵孔子四海之內皆兄弟之教，守先賢柔遠人之訓，罔敢以己所不欲者，妄施諸人。及今時勢已異，中國不得不改變方針，以對付此新變化之時勢。若驕橫之哥薩克騎隊，（指俄國）威武之尖銅帽陸軍，（指德國）皆我中國一千七八百年以前事，一有漢帝者（武帝）命將出師，踏平小亞細亞諸國，殺害無數異族無辜小民，甚爲後代國人疵議，後人鑒前人之失算，自是嚴守「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之主義。故我中國人之不武，非不能武，是不爲也。倘世界趨勢必欲激中國取法於成吉思汗之主義者，寧爲世界人民之幸福。』俾斯麥書李之言

於其日記中，附以評註曰：『李鴻章率直之言，令我猛省，細味其所議論，絕非外交家做大矜誇，用以恫嚇世人之辭，設歐洲列國，不有以善處於中國國際之間者，他日其將見黃禍有若洪水之橫流乎？』（書名追憶錄於千八百九十九年譯成英本，"REFLECTIONS AND REMINISCENCES", English Edition, By a. J. Butler, 1899）此即歐洲黃禍說之所由來也。李聘俄在馬關條約後之次年，是時列強皆視我如俎上肉，各謀分割一轡，乃李能運用其無形之鎗礮，折衝樽俎之間，使歐洲志高氣傲之君相，知中國大有人在，因是稍遏其侵略之野心。清季文豪薛福成嘗謂李相聘俄一言之重，勝練十萬新兵，言雖過譽，理或然也。李歸國後，不啻爲中國大放光明，以其身在歐所受之感觸，所得之覺悟，轉以感觸覺悟國人。即一九一四年之歐洲大戰，李鴻章已於十五六年前，早爲世界預言之矣。其日記中（英本）有載一節云：『就吾目所見，深信德皇與其相俾斯麥之談話，非徒托諸空言，必有一日證諸世界，彼德意志帝國者，乃受命爲歐洲之主人翁也，誰能阻化戰爭乎？』"From all that I have

seen, I am more than ever convinced that the Kaiser and Prince Bismarck meant what they averred that the German Empire was destined to become a dominant factor in Europe. Who then can help to avoid such a war?" 其先見之明，不但知歐洲之不免乎大戰，且早料日俄不免於一戰，東三省又不免爲日俄之逐鹿場。故小站新軍教練之猛進，戊戌變法維新之堅決，直接間接，皆由李氏聘俄回國後，其精神有以薰陶感化而促成之者也。乃當日輿論，有議李爲守舊派，爲新政之阻碍物者，實則大冤特冤矣。

戊戌八月（光緒二十四年）政變，原因非獨爲新舊分系之爭而已。清自慈安薨後，慈禧垂簾聽政，母子間久已積不相能。甲午之役，光緒已親政，思一戰以雪國恥，則不復受制於太后。甲午之敗，光緒實忿太后之移用海軍經費，以建築其獨樂之頤和園。緣是母子間釁隙益深，在光緒之意，若長受制於太后，復何樂擁此虛名君位，因決意維新，冀能賴朝臣以抗太后也。不圖太后深忌新政，會有榮祿譖搆其間，母子因之成仇，而黨禍以起焉。新法

廢，光緒囚，譚嗣同等六維新人物，皆爲刀下鬼，獨首鼠兩端之袁世凱不惟免於難，且因之得志，扶搖直上，反以成其功。先是新黨謀伺慈禧變駕赴津之日，途殺榮祿，而廢太后。袁世凱不獨與聞此謀，且曾允以兵力贊助，乃袁氏竟賣新黨以密謀洩諸榮祿。自是袁大見信於慈禧，翌年（光緒二十五年）太后命榮祿練武衛軍，即以袁世凱聶士成馬玉崑董福祥爲前後左右四軍。榮祿自將中軍，旋陞袁爲山東巡撫，並以軍入山東。（後德宗上賓，御史江春霖三劾袁負國賣君之罪，蓋即指此也。攝政王罷袁歸田，不啻爲德宗報仇。）然慈禧雖已禁光緒於瀛臺，猶以帝黨如康有爲梁啟超輩者，俱皆出亡，恐終爲已患，乃召六部九卿，陰謀廢光緒而改立大阿哥，卒以李鴻章言各國不承認而止。慈禧忿恨列國箝制廢立之權，立意排外，乃不旋踵而有義和團之亂。拳匪以扶清滅洋爲幟，以不畏槍礮自命，太后惑之，認爲有報復洋人之機。乃頒崇獎義民之詔，而拳亂以起，圍使館，戕德使，密電各省長官屠戮洋人。長江之劉坤一張之洞等，不奉后旨，且立互保之約，武衛軍之聶士成死於難。（按爲民國總統之馮國

璋氏，當日即隸於聶軍，被送留學日本，歸後，聶軍已解散，乃改從袁軍。）八月，八國聯軍入京，焚掠頤和園，姦淫婦女，即車夫走卒，亦有被俄法水兵強在通衢污辱者，宮中妃嬪，聞信自戕，死以百計。慈禧惶恐挾光緒奔西安，明年（光緒三十年）和議成，我國賠款四百五十兆，董福祥以附拳匪被黜，惟袁世凱因有扼守山東，使拳匪不得南竄之功，大爲各國使臣贊許，李鴻章薦之以自代。蔣方震氏之評論袁氏扼守山東，謂「袁世凱平生有功於國者，惟在力阻拳匪南下一事，蓋直魯山左，究皆瘠地，若拳匪之禍一延及長江流域，則中國之損失，當有數倍於庚子賠款。」可謂公允之論。

是期軍事，治外患內亂於一爐，而外患尤不堪言也。彼虎視眈眈之列強，接踵相逐而至。俄占旅順大連，德占膠州，法挾訂龍州鐵路合同，英索租威海衛，強借九龍，訂長江沿岸不割讓之約，俄又利用拳亂，以一軍入踞滿洲及東清鐵路於光緒二十七年竣工，俄國更如虎添翼，遼東半島，悉環入其勢力範圍，各國戰艦，橫撞直衝，自由開入內地，探我咽喉要隘，太阿倒持，喧賓奪主者無逾此時。

也。設我當日有充足之兵力，與諸國皆不免一戰，惟因無兵，或有兵而多爲不能用之兵，勢不得不含垢忍辱，任其要挾擲揄。愛國之士，憂國之將亡也，於是競相奔走大聲疾呼以『瓜分豆剖』『牛馬奴隸』諸標語，警告國人，而大革命家孫逸仙氏，亦適於是時播傳其革命之種子於海內外，萌芽茁長，行見出土矣。

論清之亡，實亡於庚子，而非亡於辛亥。甲午之後，覺悟矣，痛定思痛，亡羊補牢，非不可爲也。乃痛定而忘痛，不冷不熱，作半醒半睡之覺悟，致有戊戌之政變，醞釀庚子之大禍。當時非美抱守門羅主義，主張機會均等，門戶開放者，各國已將中國瓜分。自八國聯軍之後，舉凡內政軍事，在在無不被外人干涉與掣肘，民怨興，人心離，土崩瓦解之勢成，即無辛亥革命，天下已非清有矣。

(二) 變化期 由辛丑（光緒二十七年）至辛亥（宣統三年）

拳匪亡，舊黨貶，風起雲飛，天下競趨於維新之途，朝命出使各國大臣，訪察留學生，咨送回國聽候考試錄用，旋命各省選派學生出洋留學，既又命遴選學生，赴歐美

研究專門科學，練兵興學，舉國若狂，清朝宜其中興矣。胡爲反蒙其害，至於亡國，此其故何哉？吾不既云乎，甲午以後，滿清失之於半醒半睡之覺悟，辛丑以後，則失之於畫虎類狗之皮毛維新。朝野徒知艷羨日本明治維新之成績，日事空言軍國練兵，就其所成就者言之，不過變化全國軍人，成爲革命之酵母已耳。名爲軍國圖強，練兵救亡，實則預備革命，推翻清祚，自辛丑至辛亥中間十一年，一言以蔽之曰：中國軍隊之大變化時期也。

所謂皮毛維新者，藉預備立憲之空名，行帝王專制之事實。不以天下爲公，不示人民以誠，致令全國人民之心變。自庚戌捻亂以還，疆臣將帥得志者，率皆漢人，滿人嫉妬，製造蜚語，排漢空氣。一時充塞京畿，緣有中央集權之問題，官人不視其才之稱否，而妄任親貴於要津。於是文臣快悒，武職忿悵，是激疆吏將士之心變，種瓜得瓜，因果分明。滿人既疑漢人，漢人亦惡滿人，革命黨乘機宣傳，所有留學東西洋之學子，幾皆受有排滿教育，皈依革命主義，回國之後，書函演說，漸漸風染國人。故質言之，留學生爲中國革命之種子，新軍隊爲中國革命之田畝，滿清

官僚爲播散此革命種子之農夫，清廷之皮毛新政，爲雨露滋潤，培育此革命之長成，不啻遍地暗埋炸藥品，祇俟引火線，觸火便見爆然崩裂。辛丑以後爲因，而辛亥爲果也。滿清種之，滿清收之，因果不云分明乎？

是期差強人意者，厥維訓練新軍一事。新軍之成績最佳者，首推小站，次湖北江蘇，及其餘各省。至於外患則有如隆冬天氣，處處寒風，俄人強在新疆設電線，在西藏築礮臺，佔新疆之巴爾魯克山及喀什噶爾伊犁等地。英人以兵入西藏，尋又私立界石，佔我片馬。日以戰勝俄國之餘威，逼我准其設奉天至新民屯輕便鐵道，並徵收營口關稅二十年。日英同盟，日法協約，日俄協約，相繼簽訂，無非視我爲祭棹上之犧牲品。內亂則有光緒二十九年之雲南，因阻造鐵路，揭竿起事，陷臨安府石屏州等城。三十一年之奉寧寺喇嘛煽亂，戕害官員弁兵。三十二年之南昌天主教士創傷知縣，人民憤激，攻殺法國教士。宣統二年之蘇州軍隊滋事，廣東新軍叛變，與防軍大戰。山東萊陽海陽之鄉民，因苛稅暴動，爲官軍鎗殺六百餘人。宣統三年十月，武昌革命軍起。自是之後，外患之來，不以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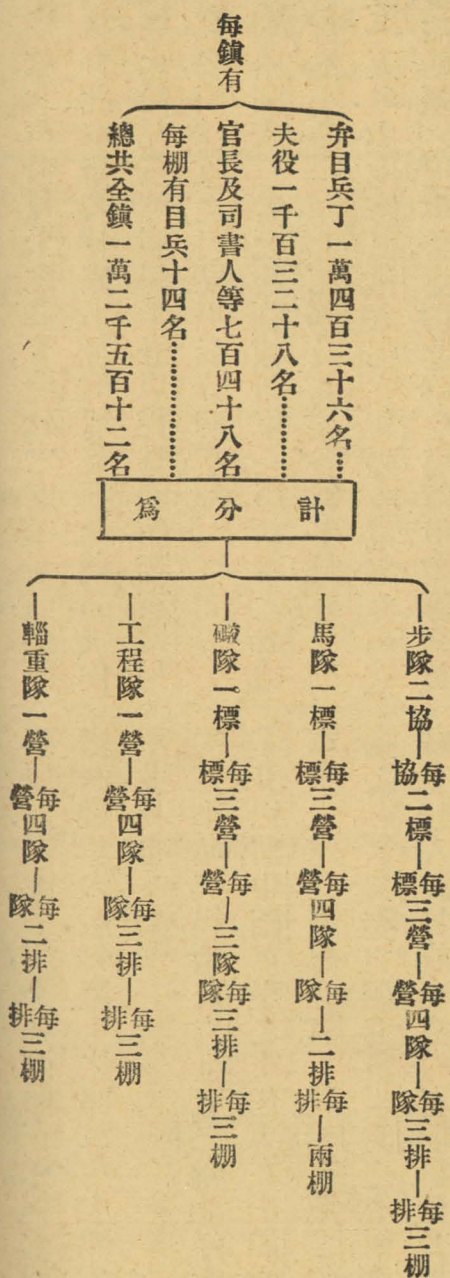
而以財。內亂之起，不在匪而在兵。如火如茶之清末一齣變法維新大戲，舞臺上之諸武生名角，當爲留心時局者所共見也。

小站興起，始於袁世凱之爲北洋大臣直隸總督時。辛丑以前，中國軍事之重任，專在李鴻章。辛丑以後，中國軍事之重任，則專在袁世凱。李之薦袁以自代者，蓋有未竟之志，欲袁努力繼其後也。袁之心術，李非不知之，顧當時盈廷人才，無能出袁右者，而日俄交惡，風雲日急，我不亟亟預備以圖對付者，則滿洲將爲第二虞國，作日俄假道之要衝，臥榻之旁，任人嚙噬，寧得安耶？李深知中國有此生死關頭在前，故責袁以速練新兵之大任，觀袁後對段祺瑞等，『非我負感恩知己之李公，不料日俄決裂如是其速』之言，（揚州陳紹棠君爲段氏親信之一人，嘗爲我言，此謂聞諸段氏云。）則知練新軍一事，亦李鴻章之遺志，小站勢力之驟興者，蓋即袁氏秉李相之遺志而行也。袁世凱天資非常警敏，雖遇驚濤駭浪之政局，亦能從容策應，故以軍人而得民政之地盤，親貴大臣，多有奔走其門，爲之效勞者。壬寅五月（光緒二十八年）始由

袁奏定營制餉章，擬先練常備軍一鎮，設軍政司於保定，分兵備參謀，教練三處。二十九年二鎮成立，京師設練兵處，以奕劻爲總，袁副之，籌畫全國練兵事宜，而實在之利益，則歸之北洋。朝派鐵良南赴長江各省，籌練兵經費，三十年成三鎮，適日俄已開戰，北方防務加急，乃以袁兼練兵大臣，日俄自由戰於東省，中國無力干涉，不敢過問，假名中立，掩飾恥辱，作壁上觀而已。三十一年成四鎮，三十二年成六鎮，軍醫、軍需、軍官、速成、獸醫諸學堂咸備。是年冬有以袁兵權過大言者，乃裁廢練兵處，歸併於陸軍部，更移袁軍四鎮，改歸陸軍部節制。嗣陸軍部尙書鐵良奏

定全國分設三十六鎮，依照前練兵處所定營制餉章，立爲新軍之基礎，軍制編法，分爲三等，曰常備軍，曰續備軍，曰後備軍，餉精有差等。常備軍發給全餉，每月每人四兩五錢，三年出伍退歸原籍，續備軍係以常備軍三年出伍之兵充之，分期調操，減成給餉，每月三兩五錢，亦三年退伍，後備軍以續備軍遞退之兵充之，亦是分期應操，月餉減給一兩七錢五分而已，四年期滿，退爲平民。

常備軍又分爲平時編制，戰時編制兩種，平時編制，全鎮共有兵力一萬二千五百十二名，其組織法如左。



戰時編制，每排增加兵力三棚，其兵丁由續備軍調充，正副目由常備兵選拔，各兵之資格年紀，須在二十歲以上，二十五歲以內，高四尺八寸，能力舉百斤，不吸洋煙，不犯事案者爲合格。其有五官不全，體質孱弱，及有目疾暗疾者，概不收錄。

當時所用軍器，皆由漢陽上海二軍械廠自造，快鎗之口徑用七蜜里以下，出口速率爲六百蜜達以上，擊遠在二千蜜達之外，行營礮口徑用七生特半，陸路礮出口速率爲五百蜜達以上，擊遠在四千蜜達之外，其餘之過山礮，攻守礮，或爲十生特，或爲十二生特，或爲十五生特不等，所有子彈礮彈，皆用無煙火藥，自我觀之，非不堂皇可觀，與人比較，則各國殺人器之發明，方日新月異，我國瞠乎其後矣。

營制之上有軍制，合兩鎮或兩鎮以上爲一軍，詳而言之，非萬言所能盡，以上所述，不過略敘梗概，俾閱者明當日新軍之制度焉耳。

袁氏竭天下民財，練成六鎮兵力，既以四鎮移歸陸軍部，北方軍隊，自是分爲中央、北洋。中央軍隊名曰近畿

各鎮，以鳳山爲督練大臣，袁氏不免怏怏於心，其部下尤有忿忿之意。及醇王監國，罷袁歸田，所屬諸將，對於清廷，益懷悲憤，辛亥革命，北方將帥之聯電迫清退位者，禍基悉伏於此。予嘗謂袁氏欲帝制自爲，於民國成立之後，孰若以黃袍加身於清廷，削奪兵權之時，當日易滿爲漢，不過一舉手一投足之勞，惜無籌安會之六君子勸進於前，不幸而有籌安會之六君子勸進於後，洪憲未成，身死名裂，一念之私，自誤一生，轉以誤國家，更遺後代人民無窮之禍患。今日之政客武人，凡出自袁氏門下者，舍段祺瑞一人外，無不殷殷私利是圖，一若袁氏之行爲，致玷染中國教化之公德，污穢中國人民之風俗者，罪魁當讓袁世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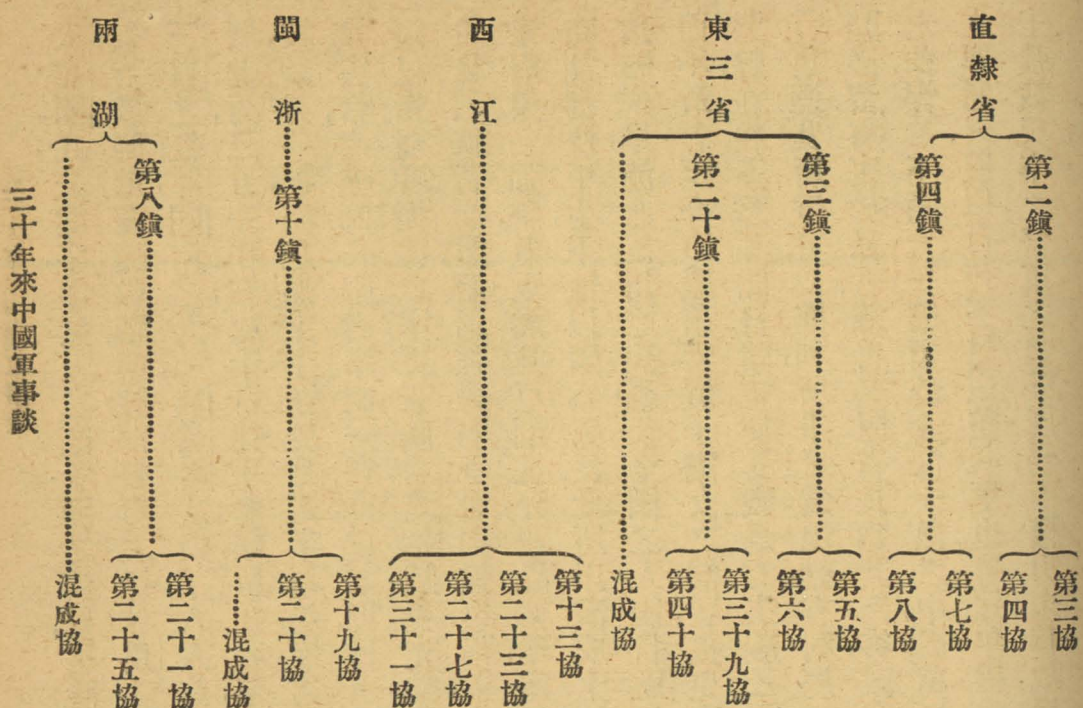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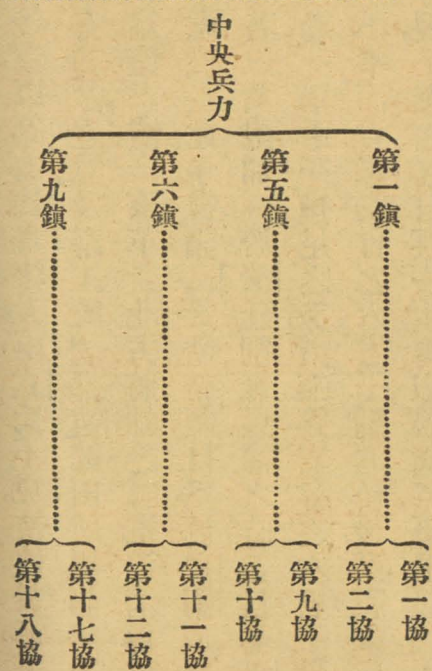
袁氏之被削滅兵權，原因實始於光緒三十一年河間二舉行秋操之後，當日與操者爲四鎮新軍，敦倫泰晤士報駐京訪員莫禮遜氏（袁爲總統時聘莫爲政治顧問）拍電英倫大激賞之，北洋軍隊，自是名聞於世，袁氏之名，亦自是震動朝野。三十二年北洋湖北之兵，復在彰德府舉行秋操，兩軍對抗演習，青島德報公然批論此新

軍隊之成績，將爲後來黃禍之胎座，袁軍之名益震。慈禧對袁始有戒懼之意，其明年即召袁及兩湖總督張之洞同入軍機，無異全削袁氏兵權，而以張之洞作陪焉。

張撫兩湖垂三十年，其新軍之成績，幾與北洋齊名，與小站同時創始，聘德人教練，規模不及小站，而成功遠在袁上。

張以局部有限之財力，建設漢陽鑄鐵兵工廠，採大冶之鐵苗，敷築株萍間一百八十里之鐵路，以輸運萍鄉之焦煤，供國內各煉化廠之用，至今中國鐵鋼之製造實業受其賜，鐵鋼廠巍然矗立於漢陽，爲亞洲最大之鑄鐵廠，出產鐵路輪船用之軌條鋼板，及製造快槍快礮機關槍子彈之類，皆無須仰購自外洋者，此其功寧不偉哉？練成新兵一鎮一協，開設武備學堂，將弁學堂，參謀學堂，陸軍特別小學堂，所培人才，何止數千人。革命說之行也，首受其感化者，爲國內學校之學生，國內學校之學生，首受其感化者，實爲武昌張氏所辦諸學校之學生。武昌爲革命發祥之地，當時死難之豪傑，考其出身爲張之學生多人，他日民國統一，追敘革命勳業，當范金鑄一張之洞

之像，巍立於漢上三鎮之間乎？自陸軍部奏定全國分設三十六鎮，朝旨嚴令，各省限期成立。江南之自強軍，創自張之洞，成於劉坤一，光緒三十三年，共成四協，翌年操於太湖，頗爲外人激賞。各省爲應酬聖旨面子，勉強敷衍，浙、閩、粵、桂、川、湘，諸省，亦依次組織新軍，用留學生之歸自東者，及聘袁世凱舊部將領爲教練官。第以新政繁興，財政竭蹶，各督撫雖望積極練兵，力有未逮，故考其成績，亦惟有其表耳。當日譏刺家，指謫新兵，謂禦外侮則不足，平內亂則有餘者此也。茲將當時中央及各省所編練成立之新軍，列表如左：



四川 第三十三協
新疆 第三十五協
河南 第二十九協
山西 混成協
陝西 混成協
德宗慈禧相繼薨，宣統嗣位，醇王監國，詔稱大清帝國皇帝爲統率海陸軍大元帥，未親政以前，由監國攝政王代理，並先行專設軍諮處，頒全國軍隊訓令六條，設禁衛軍，派貝勒載洵提督薩鎮冰籌備海軍，並前赴歐美考察各國海軍情形，內外兵權，至是悉集於中央。宣統三年十月，鐵路大借款問題發生，廷令收川漢鐵路爲國有，川民開保路會決議抵制，端方奉命帶兵查辦，誘執保路會會長鄧孝可等，而大亂以起，爲革命之火引線，爆然崩裂，清祚亡矣。

(二) 擾亂期 由辛亥（宣統三年）至民國十

五年秋

自袁世凱小站練兵以成名，舉國皆知兵之可貴，自北洋將士聯電迫清退位以成功，舉國皆知兵之可能。迨

入民國，武夫健卒，儼然天之寵子，國之驕兒。當時巡防各營，皆成師旅，親隨數輩，便號都督，粵之綠林，川之哥老，東三省之紅鬚，閩南之天地，直魯皖之白丁，人人首其纓，而腰其刀，三五一呼，動成千百，徒手襁褓，所在成羣，手銃一枝，鋼刀一把，便是無上生涯。於是走卒厮養，皆爲高官，皂隸輿台，盡充師長，強者宰制一省，復冀兼圻，日事聚斂，肥飽私囊，弱者扼據要塞，更奪隣封，囊括賦稅，充滿慾壑。此希後利，彼背前盟，始則強與弱爭，繼則強與強爭，終則合衆弱與一強爭，煮豆燃箕，豆剖瓜分，禍亂循環，黨讎百變，苟能稱快平生，不恤以國爲孤注，此所以演成十餘年來積骸齊阜，流血成川之兵禍，使全國之人，側目而視，敢怒而不敢言。至今市廛蕭索，賣子鬻女之慘狀，孤兒寡婦之哭聲，在在不忍耳聞目睹也。使其戰爲有主義之戰，猶可言也，迺其所爭者爲權利，所爭者爲地盤，有利於私者，雖弊必留，有害於私者，雖善必阻，省長爲其門客，政客作其走狗，悍然不顧人民顛隳於水深火熱之中，此萬惡軍閥之罪通天，所以百死不足以贖其辜也。雖連年提倡廢督，主張裁兵，卒之督軍之名號屢易，而權力未移，裁兵繳械，

何嘗無之，不過東裁西募，此減彼增，被裁者散去而爲匪，應募者復聚而爲兵，兵匪之間互通聲氣，兵也即匪，匪也即兵。於是通國無人不兵，無兵不匪，自辛亥至丙寅十六年間，無年不戰，無月不戰，甚至無日不戰，吾無以名之，名之曰擾亂期。

昔憂無兵，今苦兵多，民國七八年間，中國已有一百六十餘萬之軍隊，今則其數當逾二百萬矣。以美國之富強，其平時兵額，不過三萬二千人，以日本之雄心，亦祇備有十八萬人。曩者太平洋會議，英國提案，中國不得過二十萬之正式軍隊，即以此制限言之，良不爲少。蓋兵在精不在多，果有二十萬精兵，以維持防守國內治安者，夫復何用此百數十萬土匪式之烏合軍，扼據各地，耗費國餉，日爲吾民之累乎？十餘年來財政險象，日益加甚，內外債積欠達一千二百兆元，又何一非所謂兵禍者以階之厲歟？

兵多之因，推論禍首，有數人焉。革命事業多出諸軍人之手，兵爲權之表，權恃兵以立，兵愈多者權愈大，失其兵者失其權，故即素無一兵者，皆覬覦於能得兵之機會，

此民國官僚之心理皆然，武人尤甚，而始作俑者袁世凱也。

袁於民元爲總統時，力主裁兵，軍民分治，然其所裁者他人之兵，所分者他人之治，而已之兵，己之治，反因是而增益也。諸革命豪傑，忿忿不平，致有二年贛寧之役，北洋六師沿京津津浦二鐵道南下，以四十八日而破河口南京。袁氏益信兵多之可貴，更命長子克定，在京訓練模範團，外恃有舊日將領爲之中堅，瓜牙內賴有新借外債作其經濟活動，於是趾高氣揚，進而謀子孫帝王萬世之業。四年之夏，籌安會倡改國體，尋有中央及各省請願團之戴袁爲皇帝，封侯賜爵，洪憲居然出胎，各省將軍，即藉此以添兵加餉相要求，昔所裁汰者，皆因而增額。正在內外若狂之日，不意雲南霹靂一聲，宣告獨立，蔡鐸起義於滇中，粵桂從風，農夫輟耕，此爲袁氏之以兵禍國者一。民國五年三月，洪憲取消，袁以憂悸死，黎繼爲總統，段祺瑞組閣，六年第一屆國會與段祺瑞內閣，因參戰案之爭，黎罷免段國務總理之職，段之部屬爲督軍者，聯合稱兵，反抗中央，武人干政者自此始矣。黎總統乃召長江巡閱使

張勳入京調解，張以兵隨行，至津之日，即先以解散國會爲請，遂有六月十二日之非法解散國會命令。張早蓄復辟之謀，廣招江淮間亡命，兵力甚強，故入京後，即行宣告復辟。黎遁走日本兵營，因之去位，段馬廠誓師，再造共和，奉副總統馮國璋代理大總統，此爲張勳之以兵禍國者二。第一屆國會議員解散後，復集於廣州開非常會議，舉孫文爲大元帥，陸榮廷唐繼堯爲副，組織軍政府，揭發護法旗幟，自是南與北分，西南七省完全脫離北京關係。段氏三次組閣，欲以武力削平西南，參戰其名，對內其實，大借外債，如掘金穴，安福失敗，基傾於此。彼時曹錕以直隸督軍兼直魯鄂豫四省經略使，率其健將吳佩孚等，與護法諸軍抗，聲威頗震，此時曹錕已有蓄謀副總統一席之意，乃爲徐世昌總統陰授意其門人參議院議長梁士詒等，暗中牽掣，不能得志。因是曹錕銜徐世昌入骨，徐後之被曹迫以去者，即爲報復此恨。迨吳佩孚由衡州撤防，與皖系之安福派尋釁，合奉天張作霖共倒皖系，一戰勝之，直系勢力遂雄霸北方，此爲段祺瑞之以兵禍國者三。安福失敗，直系代興，張作霖心懷猜忌，藉梁士詒內閣問題，

與直開戰，近畿人民損失甚大，奉軍敗績之後，張退守關外，直系勢力更駸駸日盛，遂徐世昌解散第二屆徐氏任內所選之國會議員，湘鄂之爭，川陝之戰，勞師饋運，虎視中原，即向以中國救主自命之吳佩孚，竟亦墜落於軍閥火坑，爲近墨者黑之第二段祺瑞，亦欲以武力統一中國，招軍買馬，洛陽儼然爲小站第二，而其居心行事，尤遠不及段焉。段之與袁，不如吳之與曹遠甚，袁之權力過於曹，而吳處於曹下之兵力，大於段處於袁之下，然袁欲爲帝，段敢毅然力爭，終不贊同，乃曹錕蓄志篡竊，於十二年六月十三日迫黎退位，同年十月五日賄選總統，吳居有爲之地位，與曹關係何等重大，竟始終作啞裝聾，一任曹蹂躪國家之綱紀法律，將中國數千年道德，所涵養之廉恥，大防，掃除淨盡，謂吳不於暗中助曹謀竊神器者，其誰信乎？

西南護法軍政府，初舉孫文爲大元帥，然省自爲政，視大元帥府若虛器，至民國七年，復改爲總裁制政府，以合議制行之，而西南各省仍猜嫌未泯，八年南北政府各派代表於滬上，開和議會，旋爲北方軍閥牽掣中輟，直系

軍閥，暗中復行勾結西南各省，令起內訌。初則滇桂，繼則桂粵，軍政府與國會因之分裂。九年陳炯明逐桂後，孫文復回粵，重張護法旗幟，時第一屆國會議員，俱已星散，各省握有兵權者，意見甚深，不能相容。十年孫文乃召集所屬之國民系議員，舉之爲非常大總統，十一年直系暗結陳炯明，於八月驅走孫文，十二年二月，孫文結合滇軍楊希閔、桂軍沈鴻英等，再奪回廣州，即發表和平統一宣言，及兵工政策。當此之時，黎元洪於六月十一日復位於北京，雲南唐繼堯、四川熊克武皆曾通電贊成，亦極願和平主張，聯席會議，收束時局，浙江盧永祥亦發電希望國會完成憲法，以爲統一張本。奉張作霖新敗之後，蟄居關外，雖增兵購械，意存報復，然曹錕、吳佩孚果降心相從，與各方開誠協商，未嘗無妥協之望。乃必抱定武力統一之政策，暗結沈鴻英使之圖孫文，並令孫傳芳圖閩，於十二年四月要挾中央政府，任命孫傳芳、沈鴻英爲閩粵兩省督理，於是復破和平統一之局，此爲曹錕、吳佩孚之以兵禍國者四。張作霖擁有東三省之地盤，抱帝王中國之思想，自敗於直系後，日圖報復，於奉天建造一大規模之兵

工廠。民國十三年五月廈門臧致平與直系之張毅戰於漳州，張作霖暗以子彈款項接濟。同年九月浙江盧永祥與直系之江蘇督軍齊燮元戰於上海，奉張又明以子彈餉項資助。迨十月二十三日，馮玉祥以兵襲京師，圍總統府，幽曹錕，張復與馮合作，以敗直系，奉軍勢力遂大澎湃，踞直隸，佔山東。十四年十月奉系之直隸督軍李景林，忽與馮玉祥結合，謀倒奉張，宣告獨立，奉軍師長郭松齡倒戈應之，共以兵趣瀋陽，奉天危急，張作霖大懼，乞助於日本，允以履行二十一條件內所要求滿蒙之特別利益爲交換品，日本欣然借款一千萬，出兵四萬相援，迨郭兵將逼近奉天省城之際，日兵一萬人，乘郭軍不備，自後襲擊，郭軍殲焉，郭松齡亦被擒，受槍斃之刑，京津直魯旋入其勢力範圍。十五年夏馮玉祥部下諸軍退出北京，佔守張綏，扼據居庸關，奉張迺復聯結敗後久居於岳州之吳佩孚，合破馮軍於南口，尋奪居庸關，佔張家口，死灰復燃之吳佩孚，方冀恢復前此所失之地盤勢力，不料蔣介石之北伐軍，已由廣東出發，所向無敵，佔領長沙矣。吳氏倉皇南下，指揮抗禦，北方勢力，乃爲奉張所獨得，京中政權，悉

歸其掌握中，此又張作霖之以兵禍國者五。他若孫傳芳、張宗昌，或督軍一省，或巡閱數省，兵額之衆，駭人聽聞，其他武人車載斗量，罄而言之，更難僕數。自丁巳之後，政象益莽，初則北與南戰，繼則南與南戰，北與北戰，北京之政府，日惟借外債，賸民脂，以供軍閥購械招兵，爭奪地盤之用，而盜賊滿地不顧也，飢饉流殍不恤也，使全國安分良善之人民，塗肝醢腦，陷於水深火熱之中，此皆擾亂期內之結果也。

民國陸軍編制，一仍前清之舊，即依光緒三十年練兵處所定之營制，改易其名稱，分師旅團營連排棚七級，以代清制鎮協標營隊排棚七級之名目，一師之編成如左：

全師組織	
步兵二旅	每旅二團 每團三營 每營四連 每連三排 每三排一棚
騎兵一團	每團四連 每連四排
砲兵一團	每團三營 每營三連 每連三排
工兵一營	每營三連 每連三排
輜重兵一營	每營三連 每連三排

此即前清之所謂新軍也，此外尚有巡防營之舊式軍，即滿清之練軍，現在者已無多。

天下事利害恆相倚伏，利者之中有害在，害者之中亦有利存。民國鼎革後之擾亂時局，因亦不能謂爲盡害而無微利也。中國民族，前此以軟弱不勇，恆怯怕死聞於世。十餘年來四郊烽煙，人民置身於彈雨槍林之中，猶若無事然，一變國民之性質，慨其利一。中國戰術經驗，遠不如人，有此長期大戰，勝彼各國每年之大操假戰，雖所耗費甚大，死者相屬於道，然所獲之結果，猶幸有此戰術之經驗，其利二。我國軍隊所用槍械藥彈等物，非購自外洋，即仿效日德之舊式。民國八年，由外交團提議禁止輸入外國軍器，以助長中國內亂。又民國十一年一月華盛頓會議時，美政府復提出禁止輸入軍械軍需品於中國案，經各國同意贊成，自是之復，雖不無偷運私售之弊，然其來源已絀，軍閥無所倚賴，勢不得不於漢陽、南洋（即上海）、德州、鞏縣（在河南）、廣州奉天諸六大兵工廠及其他各省之小兵工廠中（四川一省有小規模之製造子彈軍器廠一百四十餘所），求其所以能自造近代

新發明之軍需品。故於民國十三年間，各廠多能自製尖頭彈丸，而漢陽廠所製之坦克車之手榴彈、毒氣彈、燒夷彈、投下彈，成績尤佳，是爲促成軍械自造之進步，其利三。軍事航空，其在我國實爲創聞，自清季編練新軍，飛機固未嘗一見於中國之軍隊中（飛機構造，係用氣囊，下吊懸駕駛者之坐具，與飛機大不相同），飛機亦祇見始於宣統元年，法國飛行家范朗氏（Vallon）初次在滬試演，後因機裂殞命。迨至民國二年，中國始自備雙葉飛機十架，設機場於南苑，然仍未作爲軍事上之實驗也。直迨至民國八年，北政府與英國費克（Vickers & Co.）公司訂飛機借款一百三十萬磅，購置飛機百五十架，安福失敗後，此飛機爲吳佩孚所有，常用以攻張攻馮，偵敵軍情，自是之後，飛機便爲中國軍事上之要品。今日無論南北重要軍人，皆有自置之飛機，自十餘架至百餘架不等，而海陸兩部反無一焉。海軍部雖曾於民國五年，發起水面飛行事業，在福州馬尾設飛潛學校，但所用技師，皆率爾操觚之留美回國學生，初次飛行機即拆毀，後屢試行均未成功，今已停辦矣。是公家飛機之事業，反遜於軍閥

私鬪之成績。軍閥禍國罪惡萬千，維有此微微成就可稱其功，吾爲無聊之談，非謂得能償失，不過敷陳事實而已。

遇乎，當知空言無補，當知將來軍事之要緊，當知對於將來軍事之作何預備矣。

是期雖無絕大之外侮發生，然恃強凌弱之英國，幸災樂禍之日本，在在與我以難堪。二十一條要求之哀的美敦書，青島之交涉，旅順之久佔不還，五卅之暴殺，萬縣沙面江陰南京各地之礮擊，無一不爲中外將來戰爭之原因，凡滿清所未受之恥辱，民國悉嘗之。華盛頓會議，我國代表提議撤廢駐華軍警，而各國置之不理。民國十一年六月間，英國公使假意向日本公使微露撤兵之意，日本政府深知英使之奸，即允共同撤退京津及山海關之駐紮外兵。英使駭然，暗求美使法使反對，其所持理由，不過言而又言之「中國現狀紛亂」一語，引白狼跳梁，臨城匪劫二事爲口實。至今交民巷、天津、秦皇島、山海關、唐山、滿洲、豐臺、落岱、塘沽、楊村、上海、灘州之外兵，猶驕橫駐防若昔也。日本且於旅順設要塞司令部，於南滿鐵路設守備司令部，屯駐於滿洲之日軍，達一師以上。嗚呼我國爲人之殖民地耶？爲人之附庸國耶？古人有言，寧爲雞口，不爲牛後。我國人有志脫此羈絆，除此可惡不平等之待

至於此三十年來，吾國之海軍，予當隨筆略述一二。海軍衙門之設，始於前清越南之役，後李鴻章奏設馬尾船政局，購置外國兵艦二十三艘，魚雷六營，魚雷艇十八艘，以威海衛旅順口爲屯據之軍港，常川遊駛南洋各島及日本高麗，軍力之大，甲於東洋，赫然聲勢，日本懼焉。甲午之役，要艦盡失，全軍幾滅，遂廢海軍衙門，以旅順大連借於俄，（日俄戰後俄以此二地之借權讓日本，今仍爲日佔據）威海衛借於英，（現未交還）膠州灣借於德，（歐戰起爲日本強佔，民國十一年華盛頓會議，我國代表力爭，始由日本作有條件之交還）廣州灣借於法，爲各國屯駐之軍港。吳淞、大沽、二大國防礮臺，皆被拆毀，而我艦餘艦艘反，無停泊所在。現有諸軍艦多老朽不堪復用，即光緒二十五年向英德二國所添購之海圻、海容、海琛、海籌，速力每時，亦不過開駛二十四海哩。合光緒三十年，向日定造礮艦，魚雷艦四艘，統共我國今日現存之海軍，不足四萬二千噸。民國以還，國家多故，不克擴充，只事

維持，朽腐者多不修理，遑云戰鬪力。國家每年空耗八百萬金，養此癱癱麻痺之廢物，雖遇江賊海盜，亦罔敢前進剿除。年來渤海黃海之輪船，多被匪人擄劫，英國海軍之在海面者，因而越俎代庖，羞尋國恥，喪夫國權者，孰甚於斯乎？彼海軍界之偉人，則日惟抱守飯碗主義，知錢不知人，有錢來者，便從驅遣，今日投南，明日降北，銀錢所在，可張可李。此三十餘年來，我國海軍之情形，此十餘年我國海軍之現象，無可言且亦不足言，吾勉強言之，不勝爲國家慚愧汗顏也。

(四) 南北戰爭期

由民國十五年秋至現在是期起自民國十五年秋，國民黨誓師北伐，自粵出發之日，至現在及將來統一之日，稱之爲南北戰爭期。

前此南北之戰，若近若離，主義未顯，所有內亂之戰，混戰也，亂戰也，爲個人而戰也，爲黨派而戰也，爲權利地盤而戰也，無有爲公理主義而戰者，亦無有爲人民利益而戰者。

美國內亂之秋，南北爲釋放黑奴自由而戰也。林肯佈人類平等之光明主義，以與南方自私自利之主義相

對抗，北方主張廢除奴隸，南方決意維持奴隸，各樹一幟，分國而戰，卒竟爲主張公理之北方戰勝。今日吾國南北之戰，宛然若此情形。

林肯主義者，中山之主義也；中山主義者，亦林肯之主義也。中山之信徒，若蔣介石輩者，傳三民主義之福音，揭青天白日之旗幟，以與北方軍閥專制之五色旗戰。人民知中山主義之純粹，不惜犧牲利益，爲北伐軍之後勁，故一戰而下長岳，再戰而縣武漢三鎮，閩浙皖蘇相繼平川，滇從風，陝晉歸向，不基年四分天下得其三，打倒軍閥巨頭吳佩孚孫傳芳，設無狼子野心之唐生智等，作亂後方者，燕薊早入國軍掌握，其所以成功所向無敵者，蓋由三民主義，燦爛光輝，普照民心，所以能使遐邇悅服也。是期南北之戰，是新與舊戰，清正與腐敗戰，平民與軍閥戰，平等與階級戰，放任與專制戰，光明與黑暗戰，優劣之分，無庸言喻，勝敗之數，豈待著龜，中國統一之局，可計日而待也。

北伐軍出發之日，即軍閥判決死刑之日，孫傳芳佔贛，閩浙皖五省之地盤，有精兵二十餘萬，吳佩孚坐收

京漢鐵路之富源，鄂豫長官，皆其腹心，其士卒皆百戰之餘，況與奉張聯合，在南口懷遠戰勝馮軍之後，其舊日部伍，散而復聚者，何止一二十萬人。自人觀之，國軍數千里勞師，兵寡糧缺，奚能當此吳孫四十萬衆老練之師，然結果遠出人意料之外者，正所謂正能克邪，此中蓋有天焉。今者春暖氣和，閻錫山馮玉祥蔣介石分途北向，張作霖困守燕京，張宗昌孫傳芳等防禦濟南，予敢預料閱者寓目斯篇時，山海關以內，已無奉軍之聲影矣。雖然中國軍

事方興而未艾也，中國本部統一之後，將有滿蒙回疆西藏之工作，回疆之工作，姑且勿論，吾之所敢斷言者，滿蒙西藏之工作，必有牽涉外交，引起中國與外國中一國或數國一戰，吾非好此危言，時勢事勢，必有逼我中國而出於戰之一途。二十世紀之上半紀間，中外之戰，實有不能幸免者。吾所以叮嚀祈我閱者，對於國家現在軍事，將來軍事，不可忽視，應策其切實收效之道。

十七，三，三十一，脫稿於岷江旅次

平民政治新精神

一九二八年菲督史琛生 (Simson) 到任日在督署與政界各要人相見後，代督价見督署中諸僕役參見。與

新督先握手者爲華人厨司，新督問「阿明汝好嗎？」蓋新督三年前遊菲，寓督署中，與諸僕役半皆舊識也。督署中一等僕役 Jose 與新督握手，新督謂「這是 Jose 嗎？是我記的了，Jose 我很高興再見汝。」其他諸僕役亦一一與握手，斯真洗盡官僚階級積習也。